

濟南先生文粹目錄

卷一

進論

聖學論

薦舉論

浮圖論

慎兵論

卷二

進論

將材論

將心論

竒正論

卷三

書

上禮部范侍郎論廣文館生書

答趙士舞德茂宣義論宏詞書

卷四

記

太宗皇帝御批記

安老堂記

登封縣令廳盡心堂記

濟美堂記

唐州北陽縣新學記

襄州光化縣重修縣學記

寶藉堂記

卷五

贊

漢月文粹 目錄
藺相如贊并引

師友談記

講擬人必於其倫

范太史講禘祫烝嘗而曰祭之本在民

范太史講司徒明七教

范太史講王制不率教至於屏之遠方

子由論學有大小不同

子由論史記

范太史講月令

師友法言

經史繁簡不同

歐陽公五代史得春秋之法

史記譏武帝

史記得詩春秋之義

陳省副文集後序

濟南先生文集目錄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濟南先生文粹卷一

宋 李 廌方叔著

明 武林洪瞻祖校閱

進論

聖學論

臣聞効一官可謂卑矣古之人必曰學而優則仕
治一邑可謂微矣古之人必曰君子學道則愛人
子使漆雕開仕開曰吾斯之未能信蓋以學之弗
優不敢効官尹何爲邑子產以爲未聞政學蓋以

學而後從政乃可治邑彼子路使子羔爲費宰孔子以爲賊夫人之子子路復曰有民人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爲學孔子惡其佞夫効官治邑也必繇學而後可况奄有四海爲天下君乎一日二日萬幾何以俾有條而不紊萬邦有衆何以俾樂推而不厭一言其幾興喪繫之好惡所示靡然成俗如之何俾百工熙哉庶事康哉嗚呼爲君實難可不學歟軋之九二曰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君德也古之聖君任賢所以能不貳

去邪所以能不疑作福所以能賞善作威所以能罰惡蓋以聖人之道繇折衷之斷然哲矣所以能折衷聖人之道者繇其中有學問以爲之主也高宗旣已學於甘盤復師資於傳說觀其好學之誠意則曰爾交脩予罔予弃予惟克邁乃訓可謂勤矣此所以爲商之高宗成王席文王之大謨繼武王之大烈觀其好學之誠意則曰日就月將學有緝熙於光明佛時仔肩示我顯德行可謂勤矣此所以爲周之成王於皇有宋本支百世世有哲王

故天縱陛下之聖德溫文日就天誘陛下之宸衷
睿智夙成仁愛孝恭出於天性是皆生知天毓受
道之質矣重念承平累聖之業御茲九有之師欲
致乎治必先乎學學也者致治之道也古之聖賢
不可得而見矣其言具載方策要之皆王者事爾
人臣學之期以致君人君學之自致其治故天地
之情陰陽之理吉凶之變失得之故備在乎易而
卦者時也一治一亂或美或惡初不可齊亂可使
治惡可使美察理之變爲時之主惟君乃能之臣

願陛下學易則體軋御坤進陽退陰觀道設教運
神合德使天下之時常爲泰而無至於否常爲晉
而無至於剝天子之學易固當如此一國之事係
諸侯之本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美盛德告成功
者皆在於詩四詩之名各辨其實不敢誣也臣願
學詩則爲政之大而無入於小雅爲政以正而無
淪於變雅無若東周降於國風必使功德終美於
頌天子學詩固當如此夫尊王正法謹始善終詳
天地之災祥著君臣之美惡者無尙於春秋臣願

陛下學春秋則師治而懲亂賞善而罰罪常爲知
孔子者無爲罪孔子者夫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之
世其典謨訓誥誓命之文百王之心迹治亂之大
略者無尙於書臣願陛下學書則考稽古之得失
操制今之法令皇步帝驟王馳霸鷲一皆得之陛
下欲以正六職以治六官必也學夫周禮然後百
工允釐庶績咸熙巍巍乎其有成功也陛下欲以
正其威儀詳其辭令必也學夫儀禮然後五禮之
合制見於典章文物之間六儀之中節見於動容

周旋之際煥乎其有文章矣陛下又當發揮孔子孟
之正道鋤治百家之邪說在疊疊而已軋之象曰
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詩曰勉勉我王綱紀四
方惟陛下不倦以終之則日進無彊聖益聖矣天
下幸甚伏惟陛下有聖人之材而君聖人之位能
進聖人之學以克聖人之道則功利天池澤及萬
世可侔德商宗周成矣雖然陛下有好學之誠而
無進學之說陛下有望道之心而無望道之人則
或博而寡要勞而無功故陪卿之列賓師之選不

可不謹臣願不可與迂儒共學迂儒好爲大高不經之論將使陛下畏道之難行或自畫矣不可與佞儒共學佞儒好爲苟合過情之譽將使陛下志滿假而輕道術或自聖矣願陛下妙選忠義正直博學守道之士以徧顧問則用力少而見功多適道正而爲利博天下幸甚

薦舉論

臣聞薦得其人則受賞薦非其人則被罰古之道也必有賞以勸之然後可使舉善必有罰以威之然後可禁朋邪獨賞而已則競獵虛名冀僥倖以自進獨罰而已則雖有真賢皆疑畏而不敢進之鄂秋之於蕭何一言而爵通侯驩堯之於共工一言而放崇山何勸沮之較著也夫人之情喜賞而惡罰國之格難賞而易犯人之所喜國之所難也人之所惡國之所易也可以賞而賞之緩則人必

海內文粹 卷一
相謂曰慎無舉賢徒勞人爾賢則欲我舉而恩則吝也况無賞乎苟可罰而必罰之則人必相謂曰慎無舉賢徒多累耳賞則未必予人而罰則信也况專用罰乎且古者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貢士之諸侯則至於加九錫不貢士之諸侯至於黜爵地以是推之惟恐有賢而不進也堯求若采而啓明之囂訟乃被薦於放齊堯求治洪水而伯鯀之方命乃被薦於四嶽卽其昧於知人則宜若驩兜之放可也堯則置而不問舜則不復罪之何哉

蓋人實不易知而囂訟方命其惡在外而易辨靜言象恭其惡在心而難知以堯舜之聖猶且愛而畏之則放齊四岳之過舉豈與驩兜同科以是推之雖或可罰猶當恕之有賢而必進進之未當恕之勿責則是聖人之於天下求賢之意深罪不肖之意淺用賞之意多用罰之意簡願治之意詳施刑之意略故忠厚之化格於民心而天下無遺賢今也於薦舉之制疑若罪不肖之意深求賢之意淺用罰之意嚴用賞之意簡施刑之意詳求治之

意略如之何致天下之賢以爲吾用哉故有司妄測朝廷之意例以進賢爲末發有罪爲本發有罪爲有功無過進賢爲有過無功朝廷授我黜陟之權者本以我爲健吏耳不若峻法以寡恩朝廷俾我薦舉之職者特循故事耳今又無賞而有罰故雖有薦舉之名而無薦舉之實非徒無實而又市之何哉借若甲爲長吏於此乙爲長吏於彼甲舉乙之所私然後乙舉甲之所私非有意於所舉之人也甲乙自爲施報也惟其自施報乃假手自舉

其所私非謂市之歟夫薦舉之意豈不欲得有道之士乎有道之士安能容悅以自謙豈不欲得孤寒之士乎孤寒之士其誰憐恤而爲援故凡所克舉類皆肉食者締交黨與彌縫倡和之人未嘗聞拔一滯淹擢一豪俊真可用者如是欲羣賢連茹而升有是理乎陛下之聰明灼知邪正如別白黑則古之人所謂達視其所舉又曰觀近臣以其所爲主者不待臣言而後喻也爲今之計莫若先詔大臣議復薦賢之賞使天下無吝恩之議庶幾勸

沮之道人皆信之然後使凡薦舉者必如摘發之
詳得以考稽焉蓋今天下之長吏凡所摘發者必
鋪陳其罪以聞於上曰某人嘗爲某事可以抵罪
期必抵罪而後已其所薦舉者則含糊其言假借
其實文具而已未嘗鋪陳其事以聞於上曰某人
嘗爲某事可以任使期必任使而後已雖然固亦
有鋪陳以聞上者必曰某人有幹才嘗於某處生
財幾十萬某人有機略嘗於某處鞠獄幾十次矣
苟使薦舉之奏如摘發之奏則下臣之善安有不

聞達者朝廷聞而用之後更器使踐華要必使自
言曰非某所薦安能至此陳平封侯而魏無知因
以受賞者旌薦舉之人無忘其功則其德厚矣彼
周行而封列侯自諸侯而加九錫固不可指以爲
格願視其舉者之高卑量爲舉主之酬獎可也以
今之法所舉之人一陷有罪則凡爲舉主者坐之
至有削品秩上印綬不少貸今舉主以所舉酬獎
又何勤焉臣又竊以一郡論之夫一郡之內文武
寮案不啻百人而部刺史所舉之法歲才二三而

許之摘發者無員數謂凡可摘發者必摘發也至於薦舉奚獨不然豈使員足矣爾後雖有可舉置而勿恤嗚呼是朝廷許其蔽賢矣故坐席未溫已舉所私所私既畢餘見真可舉者則謂之曰非不知君柰何舉之人數已足矣臣願陛下既下薦賢之賞乃詔天下長吏見可舉者舉之不必限之以數或無可舉則已之又不必克數則庶幾無憾焉古昔逮今長吏以薦舉爲恩下吏以奔競爲俗或賣交以進已或賂人以借譽或飲食玩好以參其

親信或姑息俯偃以媚其僕御或卑辭以足恭或面柔以求悅悅瘳疝疢曾不以爲羞指天誓日曾不以爲愧自非宜哲見幾之士未有不墮其殼中而謬舉者矣願詔長吏以阿大夫之所烹卽墨大夫之所以封者爲之龜鑑勿妄許人以爲國士也必欲公舉則使下吏明其功過於考績之書無崇虛文歲終則取諸考課之書稽考而優劣之可舉者書其可舉之行能可黜者書其可黜之過惡揭於公堂使吏民得以議之以爲可舉也然後舉之

可黜也然後黜之則無僭無濫臣之說無遺慮矣
然亦不可不防者天下被薦或多吏部病其難選
也臣願以四科第之又同能偶也復以被薦多寡
爲差况朝廷必使直得其賢則又何多矣或多賢
而多薦之無憚其勞此太平之光也

浮圖論

臣嘗歷觀前世之弊及其甚也必有有爲之主以
拯拯之獨千世承襲其弊而安受之者浮圖而已
浮圖非無可觀也百氏之家一家之說也非不可

爲教也蠻夷之國一國之俗也不幸王者迹愆之
後聖人道微之時乘間竊入中國當時君臣弊之
不早制之不剛俾盤根滋蔓爲弊於後東漢明帝
之罪也其間非無英睿剛克之君忠義正直之臣
欲除其弊終亦不能者何哉蓋銷之不以道制之
不以漸故也蓋英睿剛克之君灼見非有益於吾
民也必欲掃除之正如欲効華陀之治醫也將剖
膚鑿骨湔腸胃以去其疾豈不雄哉柰何臣下或
獻禍福之一言則惶懼隨之極且罷而不敢復言

矣必曰姑且聽之此其所以長有也前日武宗是也毀天下寺宇四千餘區冠筭天下僧尼二十餘萬豈不快歟東西京藩府輔郡猶量留寺與僧豈禍福之說已貳於習中耶何使絕無而僅有耶宣懿之世則一切復之終令彼勝於此乃所謂銷之不以道制之不以漸故乃爾也忠義正直之臣極言期有損而無補也必欲掃除之正如近時水官之治河也欲竭太行之土淇園之竹以塞怒流不已踈哉奈何世主疑禍福之多端則患惡及之遂

及誅竄者矣必曰敢爾非聖人惟其謂之聖人此其徒聞而益熾也前日韓愈是也憲宗遣使迎佛骨於鳳翔王公大人灼體膚委珍貝以惑其法愈極詆其道且欲以佛骨付之水火憲宗怒欲誅愈以謝佛裴度崔羣力救其死猶遠貶海南濱於歿所今彼盛於此乃所謂銷之不以道制之不以漸故乃爾也初欲抑之乃所以揚之初欲沮之乃所以長之故根日益大蔓日益滋以至於今日國家不惟安受千世之弊而不知捄又從而唱大之遂

使賊人乘時所向公肆厥姦與國爭雄被華堂大
宇丹楹刻桷敢踰制於王宮撞鍾伐鼓聚黨數千
敢僭禮於朝位已爲可禁雖然彼所以侈其居盛
其徒者本欲以誘愚夫愚婦而已柰何王公卿士
競登其門而師之朝衣朝冠或立侍於其座或旅
拜於其庭或尊之如天神欽之如父祖彼有道之
士以學佛隱者固亦有矣而姦人假學佛以欺世
者常多固不當事之如此以虧國體臣恐孔子復
生於今日則羣公卿士忌嫉各衆矣不應如是以

奉事之也孟子曰用夏變夷未聞變於夷又曰未
聞下喬木而入於幽谷今唱大浮圖之教豈欲以
堂堂之中夏以變於夷乎凡學孔孟之道者相率
而入於幽谷乎可不謂之大惑歟臣今不復更以
傳奕之辨韓愈之疏言之直以文中子之言爲信
曰佛者西方之聖人也果爲聖人豈不惡其徒憑
籍其說以猖狂妄行於今之世哉爲今之計不必
推罪於佛惟治其徒苟惟其徒之罪又何難焉臣
願陛下盛言其佛之長極言其徒之短臣請叙其

說曰蓋聞佛者西方之聖人也以清淨寂滅爲心
戒定慈忍爲行色空爲道禪律爲法凡願學佛者
必當簡身周慎持法謹嚴枯槁其形骸齋戒其心
志自治其身自求其道不可輒出戶庭不可雜交
民俗戒牒之文其密如縷苟能如此雖異道不害
爲君子乃者學佛之人類皆游俠之輩或惰農之
鄙夫或怠績之愚婦或好蕩之儇子或好倡之冶
女居金碧之室食稻粱之勝幸災樂禍自爲風俗
姦人不義自爲朋黨訊其何以謂之禪何以謂之

佛則罔聞知者十常八九如此則大設寺宇乃爲
爾等容姦之地歲度徒衆乃爲爾等置畔道之人
旣蠹於國實敗汝德自今以前吾一洗之勿問自
今以始吾將使汝不出戶庭專治其佛之說而躬
行之所受戒文令禮部著以爲令刑部防之以法
期汝必行如不能然一聽歸俗願仍舊者真能奉
其師之說聽其君之令者也然後以常住衣食之
可謂待汝之意厚矣旣仍舊爲僧尼乃敢尙爲過
惡許人人得以告捕是不從君之教而背其師之

說誅之刑之齋供禱祠任民自然不可以擾親戚
故舊不可私其所昵假手以投男雖父兄不可以
適尼之居女雖諸母不可以適僧之舍人人得以
告捕抵法陛下果以此說下詔假學佛之衣服以
藏姦詐假學佛之衣服以墮農績皆不能自信而
願去不可勝數良家子女觀其法之峻嚴烏敢違
父母之養舍室家之倫避安逸從枯槁哉如此則
良民自願爲其奴婢者自寡矣雖然固亦有爲之
者矣不加多也莊子言魯多儒國君下令而敢儒

服者一人而已亦是意歟此乃銷之有道制之有
漸以歲月之久俟其自衰而已譬之以醫則緩以
藥石治之俟其自平乃止不必用華陀之術也譬
之以治水則固隄防以導之使復故道乃止不必
橫塞其怒流也或曰子痛詆佛而抑其徒則吾徒
獨不然乎一皆如孔子耶臣曰稂莠與五穀並生
於田爲之農者當鋤治其稂莠乎將鋤治其五穀
乎五穀雖未必皆穎粟堅好要之吾所種也今千
萬年無佛何加何損一日無吾道則如之何或曰

子不畏禍福歟臣曰佛既爲聖人則所當論者道也於其書而考之固亦粲然矣至於禍福報應之論特後之譯者妄爾雖或言之如莊周之寓言乎鄒衍之談天乎公孫龍之詭辭乎皆可稽考之耶願陛下勿惑禍福而忽臣之說

慎兵論

臣聞兵不可好好兵者嗜殺人者也戰不可忘忘戰者棄民者也臣嘗原兵之理我克敵敵克我要之各有相傷爲民父母柰何使民兩有相傷中道

無罪而害其生哉萬一正不獲意則權必用武乃濟然後哀矜愴惻而用之以犯難難平卽止非復可玩此以殺去殺以戰去戰之術也司馬法曰不違時不歷民病所以愛民也不加喪不因凶所以愛夫民也冬夏不興師所以兼愛其民也後之人君豈郵是哉爭城則戰矣爭地則戰矣爭長則戰矣爭利則戰矣有小忿則戰矣有違言則戰矣代翁代張代存代亾民不加多率以戰歿獨何辜哉今日暴原野之白骨乃昔者暴原野白骨之子孫

海內文粹 卷一
也人君當視人如己以己推人則好戰之心自平
夫士卒之痛思已之痛士卒之傷思已之傷矢石
在前白刃在左右法令在後萬歿之間幸於一生
其危心如何彼貴賤雖異位而喜懼好惡之心無
二况復殺一人則父母妻子失所而無依者殺人
或至於殺其子孫則嗣續遂絕者夫推愛物之心
猶不忍暴殄天物况人乎不戰而屈人兵者正慎
於此故觀無衣之詩然後見興師之情觀揚之水
之詩然後見屯戍之思觀葛生之詩然後見戰歿

之感迨夫民日益寡國日益削力日益屈財日益
殫於是惻然哀憫其前非殆矣主父偃曰務戰勝
窮武事未有不悔者豈特悔而已禍亦隨之夫三
世爲將道家猶且忌之况好兵之主乎故禍莫大
乎好兵好兵之心有二曰幸曰侈孔子曰不仁者
不可以長處樂不可以久處約惟樂與約處之實難
自匹夫至於天下國家其召禍之漸均生於有餘
不足有餘則侈心生不足則幸心生幸心之禍在
厥身侈心之禍在子孫今夫國迫小而鮮長慮才

福急而多妄計貪而無謀勇而無禮惟試僥倖於
一戰萬一償志於是乎幸心生矣幸心一生故不
量力不度德而所較非其敵志徒大心徒勞而所
求非其道如卵投石如指撓沸自求危難屠其城
夷其社覆其宗絕其嗣者踵相及孟子所謂緣木
求魚無後災以若所爲求若所欲後必有災是也
不足爲有天下者道若夫燕安間暇財豐力富旁
視四顧無一不可惟外事四夷然後快意於是侈
心生矣侈心一生故好大喜功而不以休息元元

爲念窮兵黷武惟以無戰伐功爲愧自求憂患困
役傷財得寸損尺怨滿天地而禍及子孫衆仲所
謂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焚者是也前王旣以此致
凶咎後王當以此爲龜鑑古之好兵無功而其主
非賢者不足道好兵而賢且有功者莫若漢孝武
唐太宗夫孝武席高祖文景之餘業太倉有紅腐
之粟內府有貫朽之錢故放心肆欲玩兵耀武以
事疆場內則有期門羽林孤兒飲飛騎士之兵外
則有六郎良家六郡良家之士摠節制以統軍則

有衛將軍之智提孤軍以深噪則有霍驃騎之勇
又有李廣程不識蘇建貳師安國嚴助李息徐自
荀彘之徒以帥偏師楊僕路博德李蔡王恢李陵
李沮公孫賀公孫敖之徒以將別部擊匈奴救東
甌平南粵誅昆邪平西羗伐朝鮮征大宛乃置朔
方倉海武威澹耳牂柯樂浪等二十四郡厥勛偉
哉太宗以英雄神武戡定禍難以基王業自偏裨
小校至於爲帝大小戰無慮累百未嘗挫衄有若
李勣李靖柴紹衛孝節薛萬徹之徒以平突厥有
若道宗道彥樊興宗段志元高甌生之徒以平吐
谷渾有若侯君集薛萬鈞之徒以平高昌有若李
襲譽李大亮之徒以平延陀有若牛進達之徒以
平吐蕃有若郭孝恪之徒以平焉耆有若李子和
齊善張士貴張德寶上官懷仁之徒以平諸獠有
若契苾何力阿史那社爾之徒以平龜茲邦國旣
底定諸盜旣勦絕其餘勇敢氣猶未肯寧晚命馬
周李勣張儉張亮爲將統十六總管之兵復遠駕
遼海親征高麗厥勛偉哉以漢武唐太宗之伐功

度越前世所殺敵人固不可億數然士卒物故亦已多矣故君子曰戾太子父子庶人承乾兄弟之釁實繇於兵臣故曰兵不可好禍莫大於好兵好兵之禍旣無近殃必有遠憂則慎用兵而重民命者其得福必永矣或曰子論兵而以好兵之禍爲先柰何爲驚人主心兵可去乎臣曰知戰可慎民可愛兵可斲而不可玩禍可去福可就然後可以用兵矣書所謂知稼穡之難乃逸之意歟故曰仁者愛人惡人之害人義者循理惡人之亂紀以慈

爲兵意是乃仁術又安可去太祖皇帝昭受昊天
之成命市不易肆兵不斲亦與漢唐百戰以得天
下固已異道五宗相承奉之以德雖間用兵兵出
有名未嘗有漢唐之侈心則基福而遠禍也其已
久矣陛下紹繼大烈可垂拱無爲以荷天休然內
寧必戒外居安必慮危故戰不可忘兵未可去戰
雖不可忘當念民命之可重兵雖未可去當念好
兵之貽禍鑒視漢唐之侈心緝熙祖宗之多福或
有曰今太平可恃四夷無虞宜毀兵革銷鋒鏑者

是自弊之論也願陛下勿聽或有曰今太平有餘
四夷可討除宜興師旅闢土地者是召禍之論也
願陛下勿聽臣願陛下妙選將師必求其良訓練
士卒必致其精謹烽候繕甲械積芻粟固營壘以
待四圍不害中國之爲強脫若櫻吾憲吾以逸待
勞以直待曲真天子之兵也

濟南先生文粹卷一終



濟南先生文粹卷二

明 武林洪瞻祖校閱

進論

將材論

臣聞牛羊欲其茁壯也必其善牧車馬欲其習服也必其善御矧軍旅之事將帥之職畀之以師律付之以疆場內欲重吾國外欲克吾敵顧不慎哉不可以三軍之元帥姑且備其員兩國之民命聊且試其技不攷其可必爲國醜不求其良必爲民

殃故當築壇告廟之始必觀是人果足以稱以禮乎至推轂授鉞之際又觀是人果足以勝吾任乎昔在戰國之紛紛不惟君可以擇臣而臣亦可以擇君當時英雄挾其長游眎諸侯能用我者然後仕之故欲求將不可遽得今天下爲家四海爲畿罔匪臣僕英雄盡入於彀中多士咸在衆技自獻惟君王所擇所謂能稱築壇告廟之禮能勝推轂授鉞之任者固亦有之在所選而已昔之論將者其材有五曰勇曰智曰仁曰信曰忠將何以貴乎

勇蓋直以養氣威以克愛剛以致其敢義以致其必蔑視敵國而砥礪三軍吾之所指曷敢不從矣吾之所麾曷敢不從移非勇則不可犯矣將何以貴乎智蓋使貪使愚各求其所類使勇使智各効其長技俾敵常爲客而不足我常爲主而有餘我常致人而人必應人不可致我而我自如爲勝敗之政如神默運制奇正之術如環無端非智不能也智則不可亂將何以貴乎仁蓋以慈養其惠以惠養其威寬以御衆衆罔不盡其心悅以使民

罔不盡其力忘勞而供武服犯難而圖戰多欲與之可赴深溪必自我視之如嬰兒欲與之可俱歿必自我視之如愛子則非仁何以懷之仁則能愛人故也人不可無信而將之信爲重蓋方其蒞師也國不自外理國容於是乎不入軍軍不從中御軍容於是乎不入國將軍之權專矣如之何交厥孚於上下布至誠於遠邇故貴乎信信則不欺人故也事君皆以忠而將之忠爲大蓋方其用師也上不制於天下不制於地中不制於人將軍之志

自用矣如之何惟君是圖而忘其身惟國是憂而忘其家故貴乎忠忠則無二心故也夫有爵有戮士心所屬可安可危君慮所隨士心所屬以賞刑之柄繫焉賞刑之所繫成敗如轉掌君慮所隨愛憎之變會焉愛憎之所會禍福如發機惟信惟忠乃爲建立勛名之權輿杜塞危疑之關鍵也以是五材泛觀乎朝如持度以揆長短如操量以較多寡其分別差等殆無遺形大材如壘小材如盃以盃受壘過則溢以壘受盃綽乎兼容故古之人論

將有妻子之將有十人之將有百人之將有千人
之將有十萬人之將有百萬人之將其材相去遠
甚然不離乎五者之間也雖然材必適其用用心
適其宜執萬而無權守一而不變雖用良材覆爲
累德故太公之論將有十過孫武之論將有五危
觀其過之所生究其危之所自其初皆五材之良
其失皆五材之蔽有材而不能用於軍敗國辱
家殘身戮吁可哀也故爲將之道既有五材以御
三軍欲攬英雄之心則又當行之以三禮斷之以

三至欲重廟堂之勝筭則又當持之以五慎審之
以五權達事宜而有九變無失九變則真敵於全
囚泥法制則有九拘毋執九拘則立我於全勝古
之人論良將有曰剛則法天可望而不可干柔則
像淵可觀而不可玩去如收電可見而不可追留
如丘山可瞻而不可動有將如此則築壇告廟之
禮推轂受鉞之任爲不愧矣故初作三軍欲謀元
帥惟郤縠閱禮樂而敦詩書於是用於晉秦伐阿
鄆而燕侵河上惟穰苴文附衆而武勝敵於是用

於齊孫武十三篇之說闔閭試之以婦人卒以強
吳吳起七十六戰之功魏武始於論兵器卒以強
魏先軫以下軍之佐而超將中軍不以卑踰尊爲
疑卻氏狐氏欒氏以族人從軍不以親同職爲間
韓信奮於亾虜魏尚拔於囚徒克國自舉任之而
不違伏波求用試之而不拒謝玄薦姪而不沮其
挾親實憲請行而曲聽其補過所用者材也材可
用焉不當牽左右近習之好惡不當徇士卒國人
之議論挺然不疑斷以己意夫賢將之徒類皆英

雄豪傑之士觀人君用已如此其重當如之何圖
報哉谷永曰楚有子玉得臣文公爲之側席而坐
趙有廉頗馬服強秦不敢窺兵井陘國有賢將所
持如此惟陛下注意焉陸賈曰天下安注意相天
下危注意將必至天下危注意將則不亦晚乎惟
天下安乃注意將之時是謂治不忘亂安不忘危
也

將心論

臣聞有君子將有小人將君子將天下之將也小

人將亾國之將也古之賢將原兵之意可以爲仁
術察武之用可以廣德心故以殺止殺非所以好
殺以戰去戰非所以好戰司馬法曰殺人安人殺
之可也攻其國愛其民攻之可也孫子曰全國爲
上破國次之全軍爲上破軍次之何古人終始以
愛存心歟故君子之將能師古人之意以不戰屈
人兵爲心小人之將違古人之意以嗜殺人爲事
以不戰屈人兵爲心以天下爲心者也非天下之
將乎以嗜殺人爲事亾國而不卹者也非亾國之

將乎夫尉繚當梁惠王之時爲兵之說曰善用兵
者能殺士卒之半其次殺十之三其次殺十之一
能殺其半者威加海內能殺其十之三者力加諸
侯能殺十之一者令行士卒信此說也則興師二
十萬可自誅其十萬興師十萬可自誅其五萬矣
且夫將軍心也士卒支指也心誠則支指應心危
則支指衛士樂附則將威今驅無罪之人以犯難
悅以使之猶恐不得其心恐羅置罪罟以快意於
刑戮乎誅其半欲其半之用命孰若全軍撫愛皆

使之親其上死其長乎殺半用半雖勝何益孟子
曰不仁哉梁惠王也糜爛其民而戰之爭地以戰
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嗚呼慘酷至此尉
繚有以啓之歟臣於是乎求於古之君子善撫士
卒而愛之者私竊慕焉其惟戰國之李牧蜀之諸
葛亮唐之李靖臣請言其用兵之意夫李牧之居
鴈門也罄軍市之租以養士力椎牛犒燕以養士
心謹烽燧多間諜以養嚴入保示怯狎伏致人以
養氣謀熟勇全皆願一戰於是選車餘千選騎餘

萬百金之士五萬彀者十萬一舉而滅膽檻走單
于破東胡降林明向使自殺其士卒之半則莫不
怨讞矣孰肯自獻其勇以求一戰乎諸葛亮之禦
張郃之衆號四十萬而亮之衆不滿一軍衆寡旣
不敵而強弱又相遠兩軍旣陣而鬪兵適交亮以
用兵行師大信爲本乃悉遣之且曰去者束裝以
待期妻子企踵而計日則原其情而閔其勞懷以
仁而厲以義可謂周矣故去者感激願畱一戰住
者憤怒人百其勇殺郃走懿以成其功向使自殺

其士卒之半則聞聲而還矣孰肯忘死銜恩以決一戰乎李靖之與太宗論兵也太宗以嚴刑深法使人畏我不畏敵爲疑靖以卒未附而罰不行不可用爲說太宗以愛克威威克愛爲問靖以愛設爲先威設爲後爲對則君臣之心何視卒如嬰兒乎又曰頃討突厥摠蕃漢之衆出塞千里未嘗戮一揚干斬一莊賈夫衛公於艱難草創之初剪刈兇渠以掃攬槍備延陀於關內伐突厥於定襄盪吐渾於西海夷蕭銑於慶州向使自殺其士卒之

半則危國忘師之不暇况宣威信於異域乎嗚呼安得今日守邊之將愛育士卒如此三子者乎夫天下之兵以仁爲本以義爲御天下之將以慈爲主以勇爲決卻視尉繚之說非亾國之兵小人之將乎秦以殘忍虎狼之惡務殺伐屠戮以強天下又有殘忍虎狼之將能殺伐屠戮以快其意蒙驚王翦之父也世爲秦人之民賊攻城克敵固已衆矣然未若白起之甚夫白起之爲將也戰必勝攻必取誠莫可及以書攻之凡攻某國拔之伐某

所取之不言斬首若干坑卒若干者置而勿論論其直書斬首若干坑卒若干而計之凡殺敵國之兵八十四萬人然起戰卒歿於敵者又當幾十萬總兩國出軍之民其誅求哀歛因以失業而歿者又當幾十萬矣何晏曰白起降趙卒而坑豈徒酷暴之謂乎後亦難得志矣又曰裁四十萬之命而適足以強天下之戰要一日之功而更堅諸侯之守又曰殺降之禍大於劇戰然則兵勝未幾而被戮國強未幾而爲墟良以此乎臣於是乎求於古

之君子能制閫外而懷柔者私竊慕焉其惟戰國之荀吳晉之羊祜唐之郭元振乎臣請言其用兵之說夫荀吳之伐鮮虞而圍鼓也鼓人欲叛其君而附已矣曰吾不可以欲城而市姦所喪滋多鼓人請降而有食邑吳曰吾焉用邑以賈怠不如完舊食竭力盡克鼓而還不戮一人賢哉羊叔子之爲荊州也慨然有平吳之心開布大信專脩德義縱俘釋虜以示至仁歸禽償穀以示不擾潘景來寇追斬而厚葬之美其歿節陸抗對壘抗病而饋

之藥抗顧不疑內則授良謀於張華外則付成筭於杜預卒怯平吳賢哉郭元振之鎮西域也撫馭諸蕃專尚忠義走吐蕃之衆開涼州之圍會兵百萬以集湟川分兵十道以進青海贊普屈膝而請和突厥畏威而入貢跪質勒而至於賁身弔婆葛而爲之流涕賢哉嗚呼安得今日守邊之將綏撫敵國如此三子者乎夫天子之兵至信爲主至公爲輔天下之將附衆以文威敵以武卻視白起之功非亾國之兵小人之將乎夫爲政至用兵棘矣

用兵至於殺人可哀矣以可殺而以殺爲事乃嗜好也嗜殺人者其心何如孟子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爲其象人而用之也懼後世以象人爲未足有狗之以人者矣故必推原其理而深罪之奈何尉繚之法使後世藉口以殘忍乎孟子曰盡信書不如無書吾於武城取其二三策而已何其血流之漂杵也懼後世以漂杵則恐必於屠殄矣故必推原其書而深詆之奈何白起之事誘後世快意於殺伐乎陛下以仁政爲重孝治爲先則將之心

術亦可戒矣彼一夫向隅而泣滿堂爲之不樂東海殺一孝婦天降累年之旱以罰之惟人命爲可重也陛下念哉

奇正論

臣聞天下之事有能以勝不能有術以勝無術皆有能矣能之精者又勝焉皆有術矣術之多者又勝焉借以羿與般而譬之羿善射般善工學射者有彀的善工者有規矩特其大略也般之所以巧又有巧焉故學羿之射旣與羿之巧均則有勝羿

之心焉必曰吾與乃技相若羿不勝其忿而鬪技果相若則爲羿之過失於盡其巧而傳之故郤視般之教示以巧而不盡其所以巧者誠爲自勝之計也兵始於黃帝法成於太公黃帝而上兵未設以有兵勝無兵太公而上法未備以有法勝無法太公而後何其紛紛耶用兵者旣頻學兵者旣衆一定之法不足以相勝故管仲穰苴孫武吳起尉繚留侯孔明李靖之徒始出而論奇正奇正者因古以御時依體以立用千變萬化以制勝策用之

之法可觀也而所以用之者不可見也戰之之理可諭也而所以戰者不可陳也勝之之道可制也而所以勝之者不可傳也彼用兵之書布在方策既已人人皆可習矣用兵之法試於行陳既已人人皆能布矣人人皆習我亦習焉人人皆能我亦能焉是亦衆人也以衆人敵衆人尚何議先勝故奇正之理古人議而不辨奇正之法古人論而不議奇正之變古人存而不論非不論也不可論故不弊而常新以俟後世君子俾因襲致用可以神

通而不可以智知可以道運而不可以迹究法猶奕之局也兵猶奕之碁也奇正猶奕之智也智無一揆碁無定形觀其黑白不相容新故不相仍咫尺數路情狀萬變勝負得失在於一子然則奇正之形所以使敵人前後不相及衆寡不相待貴賤不相救上下不相扶亦一二策而已故以爲正四爲奇黃帝握奇之文也一術爲正一術爲奇曹公新書之義也前向爲正後卻爲奇太宗所以勝宋老生也先合爲正後出爲奇曹公所以辨孫武也

方爲正圓爲奇步爲正騎爲奇受於君者爲正將
所自出者爲奇固曰妙矣然人旣用之則爲故智
不足襲蹈何哉不惟世之人知之而夷狄亦知之
故當益爲變化以出意外所謂形人而我無形致
人而不致於人者非陳迹相沿而能勝也苟惟正
此固亦狃矣能求奇正之義於意外古今幾人哉
故學兵雖衆不足畏之誠以勝之又勝者猶在人
也臣觀唐太宗與李靖論奇正之理所謂無不正
無不奇又曰奇亦勝正亦勝善夫能知變通故其

論左右逢原莫非奇正之變其言曰以奇爲正以
正爲奇吾之奇使敵視之以爲正吾之正使敵視
之以爲奇因其漢長於弩而蕃長於馬則爲之法
使馬亦有正弩亦有奇變其號而易其服也則爲
之法使蕃而示之以漢爲奇漢而示之以蕃爲奇
方其陣之散也以合爲奇方其陣之合也以散爲
奇觸類長之變而通之使奇正相生生生不窮奇
正相變變不測惟欲多方誤敵乘其所之豈復
膠柱哉郤視孫子所謂以正合以奇勝猶爲膠柱

矣李靖論韓擒虎以謂但能識正爲正奇爲奇不知奇正之相變知奇正之相變者其知神之幾乎故早晏者天之陰陽左右者人之陰陽奇正者天人相變之陰陽相生也無窮如天地相因也不竭如江河相濟也終而復始如日月相成也歿而復生如四時味止於五五味之變不可勝嘗聲止於五五聲之變不可勝聽色止於五五色之變不可勝視兵雖奇正奇正之變不可勝窮巧曆不能盡其數聖智不能極其端此之謂兵妙或曰奇正固

有宜分合固有變如之何以訓偏裨如之何以教士卒臣曰簡其節目異其號令正爲一法奇爲一法或進或退各以何別或分或合各以何驗吾以號令使之號令所指變亦隨之旣一吾之耳目又變敵之耳目兵惟知有號令不知爲奇正車果何出騎果何來徒果何從敵人雖知吾有奇正不知奇正所在士卒雖爲吾用知吾以奇正取勝不知奇正何先方料吾以正而吾忽以奇方意吾以奇而吾止以正不惟敵之不知而士卒亦莫之知孫

子曰見勝不過衆人之所知非善之善也戰勝而天下曰善非善之善也知吾有制勝之形而不知吾所以制勝之形非善之善不足以與於此或曰奇正之情何如臣曰兵家之要貴我專而敵分爲奇正者在我故專應奇正者在敵故分以知吾之有奇正也則備我備前則後寡備左則右寡備我者所以寡彼也無所不備者無所不寡也我專爲一彼分爲十以十擊一者也我專則安彼分則擾以安擊擾者也勝負之理不言可喻故能正不能

奇守將也能奇不能正鬪將也守將可以用奇劫鬪將可以用正老能奇能正乃國之輔今夫以武爲業動累億萬鬪力勇而已鮮知兵之法學兵之法動累數千分行陣而已鮮窮兵之理窮兵之理動累數十分強弱而已鮮知奇正借或有人但能知奇爲奇正爲正而已鮮知奇正之變臣故曰兵法貴勝勝之所以勝以奇正法可傳而奇正不可傳學兵雖衆不足畏者以勝之所以勝者猶在人也或曰羊叔子之平吳也不爲淹襲之計剋日而

後戰奈何專論奇正哉臣曰乃所以爲奇正也償
木縱俘歸禽饋藥奇正之用也懷其心逮祐歿而
王濬舟師東下一舉而俘其主夷其社孰知夫正
在荊州而奇在益州耶茲奇正之大者也有人君俾
賢將之用奇正必若羊叔子則成功必大矣

濟南先生文粹卷二終

濟南先生文粹卷三

明 公安袁祈年校閱

書

上禮部范侍郎論廣文館生書

某聞古之名臣所以下菑莢者非以匹夫之論必
賢於已而廣聽泛謀欲取其智以益已之智若乃
用其智而果有功乃已之功也古之志士遇事感
慨未能自試其才然時與事會憤不忍失必諷諸
在位願行其說若乃行其說而伸其志乃已之志

也夫士之先達固可自賢復能不遺微賤取其智以爲己之功士之未達身雖困窮復能不以微賤自鄙微賢公卿以行其志非惟世無失時之事事無可悔之策然其人之材識志意亦可槩見某游執事之門有年矣雖碌碌不足比數然不自揆量常以國士自居而亦欲以國士上報異時執事拜諫大夫固嘗貢言欲補萬一自拜宗伯常欲復以愚意思未有以發日者獲侍尊俎竊聽論將置廣文館生之說退而思之欲擬作一議而又不取輒

陳管見以訂其論夫朝廷崇忠信之心惡誕謾之俗以三歲秋賦四方游士客於京師僞爲僑寓之籍以誑有司者無慮數千務有以制之甚善甚善然國朝著令厲禁素密姦生詐起必朋比相容共爲詆欺故欲嚴地著之法則地著無耻之人爲容姦之地蓋有以百畝之田畝爲一戶戶爲一姓彼姓氏皆可通用符券皆能合式人人用之無不可者有司無得而詰也則地著之僞不可除矣欲嚴玄保之法則彼冒戶之士自爲朋儔更相蒙蔽初

未始有一日之雅而乃相保平生之行非惟戶籍
之不明言行之弗審雖易姓匿喪通囚間諜亦無
自而知彼結保之數合或有司無得而詰也則玄
保之僞不可除矣而又况天府試期比諸路爲晚
彼無耻之士或易數名治數經州試畢而復試於
天府已試於前場而復試於後場非惟自詭其名
而冒喪代人者且士人應舉覓官將以事君而於
試藝之初已誕謾如此欺有司乃欺君也欺人乃
欺已也將安用之然欲廢開封貢士本額惟置廣

文館生使各用本貫真戶秋賦之年前期先試以
補三千五百人俾就秋試其解額十一取之其意
誠善矣獨不念開封雖僞戶之士衆然畿內地著
真貫之士亦無慮數百今也勿以晉善之地當優
之以爲郡國之表直以亦爲一郡彼諸道列郡猶
且貢士而開封獨不然於義未安或曰朝廷旣建
太學彼解額最優奈何不以歲月居之以應其格
乎借不能居太學而今也又置館生汝則不預尚
奚卹哉四方之士廢祀與養至京師復多假厚貲

可久居太學者或寡矣今雖以館生凡未補者非
學試不中程則居學未滿歲者也抑亦或以事而
靡及或以病而弗堪或喪期之未終或米鹽之無
暇或不及一時之補或雖補而偶失而乃使弗就
秋賦若在可閑某以謂君子制法當俾變通可推
不謬於一曲則隨事制宜雖久不弊若夫更張前
制必觀其甚弊之處而改作之無但苟易其文不
究其實必當使自我亦至於無弊也已夫僞戶之
士非喜於冒憲而樂於行詐甘心遠客而願費貲

用止以本貫解額太寡故裹糧負笈雲集京師微
幸於一得而已若也置廣文館生雖曰使之真用
本籍亦朝三暮四朝四暮三之術名苟易爾又况
遂廢開封之額非允於衆論也歟某之意以謂莫
若平天下之解額使遠方之士自不爲禍之爲愈
天下解額旣平雖日撻而使之爲僞戶亦不可得
何哉今夫江浙閩蜀舉人極多而解額極少至有
百分取一者矣京東京西河東河北陝西諸路舉
人或多或少然解各例爲最優故十取二三者有

之十取四五者有之十取六七者有之至於解名
有餘舉人不足者亦有之若乃通天下解名會計
而絕準之約爲中制二十取一乃平無間天府無
間五路通天下皆用此例然則孰有不均者乎然
則遠方之士曰二十取一天下通法也自開封達
於四方一也尚何樂於行詐甘心遠客而願費貲
用以爲開封僞戶者乎行將使士風丕變安居井
疆養生送死謹身慎行斬鄉里稱爲善人矣是亦
教化之本也或曰國朝以來最優五路一旦解名

率與諸路均可乎曰惡是何言也而以謂河東河
北與夫陝西舊所以優之者以近邊圉歟京東西
所以優之者以近王畿歟夫五路諸路之士皆王
土五路諸路之民皆王臣匪無偏無黨而有優有
抑非王道之平也以邊圉王畿而優之愛人以姑
息也或曰國朝以五路之士文不勝質故進之以
諸路之士質不勝文故退之於五路當於短中求
長於諸路當於長中求短吁是亦待五路之淺且
五路諸科之額甚衆自諸科銷併改爲進士之額

已不加少諸路諸科之額素少而進士之額不增故不加多至於禮部亦各用其路所貢之士計其分數以取之以是五路之士得官爲多天下之士應舉之法同而取數之法有異獨優五路無乃不可乎今誠能平其解額而禮部二十取一之數亦如之則王道之平也雖久不弊也愛人以德而非姑息也或曰子之說誠善矣然亦有可欺乎曰不過妄引雅儒張爲虛數以給於有司而已今俾天下之士地著爲學而安處於鄉不爲誕謾而務爲

心信雖張虛數其亦可與其進矣伏惟執事以道德文行弼亮人主方且朝夕納誨欲致吾君於堯舜三代之上故有猷有爲必以忠信爲主而又職當禮教位兼師儒凡厥士類莫不延頸企踵以須風化之厚今其所有天下當均晉爲心則天下之美歸之夫科舉之弊其已久矣實有待於執事之更張歟時不可失惟執事不以人廢言姑考其說或有補焉嗚呼此非嘗試之論也



海國文粹
卷三
六

濟南先生文粹卷四

記

太宗皇帝御批記

元祐天子錫晏東宮以御書古詩徧賜執政暨講
筵諸臣明日諸臣各進表獻詩以謝著作郎兼侍
講范祖禹曰臣願陛下篤志學問亦如好書益進
道德皆若游藝於是有人君大略字書未足
多尚臣聞太宗皇帝方側微已有書名擅於世及

明 公安袁祈年校閱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卽位益專益工勒之金石藏之延閣布在天下不可勝數在前世中君已足稱述而帝以神武聖文左右太祖自布衣取天下以湯武拯濟之功全堯舜揖禪之美及紹大統遂集大勲巍巍成憲爲宋太宗則其德業睿智燁燁然與唐文皇爭雄矣故文皇與帝雖以字學名於當代而爲餘事云因觀帝批天下兵馬元帥吳越國王錢俶表故作是記元祐三年八月十一日臣李廌記

安老堂記

甚哉老之難安也方少之時陰陽役之血氣使之心志誘其欲而迷其真勢利幻其前而悞其後未易能安之老且衰矣卻視向日之爲宜其悔而求安然貪夫鄙人嗟老景之已至念短日之足惜悼前志之未克痛昔謀之匪良久且苟求無厭務得患失皇皇愉朝暮之生汲汲爲子孫之計節義日衰廉恥盡喪貪於富者則曰吾老矣講貨財較虧羨之術始詳矣未忍舍也擅兼并而亘阡陌巧梯

航以絕山海籠物貨而無餘藏運籌筭而無遺策
甘心於錐刀之間盡瘁於錙銖之末負戴於道路
轉徙於溝壑貪夫徇富歿而後止貪於貴者則曰
吾老矣結知遇賈名譽之術始明矣未忍止也履
公門而躩鑠游闕庭而裴徊銜筋力强飲啗染鬚
鬢逞聰明識愈隆而意愈切祿愈豐而戀愈深故
位愈重而望愈輕年愈高而德愈薄貪夫徇貴歿
而後止然則日暮途遠而倒行漏盡鍾鳴而未止
類皆貪夫而富貴有以累之也故曰甚哉老之難

安也居士新作西堂以安老爲名然居士之安非
惟老而後安安之也久矣郭外之田足以結饔餼
郭內之圃足以給菹茹而未嘗求美裘葛足以具
伏膺祿食足以備婚嫁而未嘗求豐居士曰富不
可安致也吾老矣求安而已居士以文學知名於
時聲聞藹揚薦爲禮部一選遂擢上第名公巨卿
爭欲出已門下一唯諾足以得薦擢而耻於附炎
平生故人多在相輔一舉手可以登臺省而耻於
自售居士曰貴不可安致也吾安矣求老而已故

雖起家郎於朝有曼容之高風端居十年不調有淵明之勁節或曰嵩少箕隄山水佳秀近列左右築室巖下足以專天下之雄觀奈何跼蹐於里閭之間哉居士曰吾求安者也舍易就難舍近就遠則內勞吾心外勞吾力但見夫勞而未知其樂不獲其安而先撓吾天和矣此先人之故廬也卽而新大之吾心猶歛然吾行年六十有二人間富貴不可妄求從吾所好行將掛冠懸車奉身以退歸老此堂志已決矣人生七十雖居是堂以安吾老

知復幾何時哉則居士之所養可知故曰居士之安非惟老而後安安之也久矣夫安之爲樂世之人未嘗知之及於病然後悔而求安及於勞然後慮而求安及於危然後懼而求安則向日求安之心皆妄未有能安其安者故老而能安已可尚矣非惟老而後安乃每以安者爲心非達觀勇退無妄君子不能也故曰居士之所養可知矣元祐三年八月初三日太華李廌記

登封縣令廳盡心堂記

一人之心與夫千萬人之心先民之心與夫後世之心聖人之心與夫愚夫愚婦之心其所以然不然不可者無有或具有社稷人民之寄欲設教布政而願治者能盡其心使人人之心皆以爲然皆以爲可則天下之理無往而不當天下之情無往而不通誠能奉之以惇懃之誠持之以黽勉之力思其理之所在必使之無遺蘊慮其事之所安必使之無遺策吾之心盡於是矣以之律身以之臨民以之事君以之事天地無愧無怍矣夫然後

推之以及人其以爲不然以爲不可者乎陽翟管景文爲登封大夫爲政期月境內畢治吏畏威明民安教令迹其治效當在善最景文新作聽訟之堂取傳所謂刑者側也側者成也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之說名之曰盡心可謂明慎欽恤而願治者歟民罹罪罟旣陷刑辟抑揚徃狂之間微纏箠楚之下彼不能盡心者或作聰明以自私於已或不事事而仰成於吏自私於已者徇其意之愛憎顧其身之利害所欲脫之則鑽毛出羽粉飾

其辭所欲收之則洗垢求癩傳置其議仰成於吏者不能審克而信其舞文雖高下其手而有所不察不能平反而縱其鬻獄惟貨惟來而有所不問以是而施刑於民俾罰之者自以爲不冤奪之者沒齒而無怨何可得乎然則知一誠不可變而盡其心非忠厚不苟有古昔長民之風者疇肯如是然君子之盡心何獨刑罰而已哉盡心以奉上守靖恭正直之操盡心以馭下成豈弟和平之俗盡心以治賦府廩克物無追胥之擾盡心以務農田

野墾闢無愁歎之聲繇是推而廣之至纖至悉心之所知皆爲之盡然而不治者未之有也景文之意以謂不惟其身當然後之爲令者亦當然不惟爲令者當然凡邑之有職事者亦當然不惟此邦當然凡有位於朝有職於官雖百職事小有司者亦當然於是屬贊皇李廌爲之記

濟美堂記

天下治安世臣之裔能踐脩前烈以世其家太平之盛節也蓋曰吾之先正嘗有嘉績顯於先王陪

食太廟預享大蒸載之旅常銘之鼎彝是將昭示
後昆無忘其功且夫封圻采邑俾有爵於國冕弁
裳衣俾有列於朝賞之所延其澤甚遠盍思之今
吾所事之君乃吾先正所事之君其子孫也今吾
所使之民亦吾先正所使之民亦其子孫也或忝
其先爲愧滋甚盡夙夜之志殫股肱之勤必也復
有勲勞在乎王室聲名風節奕顯於世然後無愧
於心有宋名臣諫大夫贈司徒曰公以忠諫立德
事太宗真宗讜言勁節凜凜岌岌如秋霜夏日爲

朝廷獻替可否進退賢不肖剴切上意敷奏治道
天下穆然底乎隆平士大夫曰唐文皇以正觀之
盛爲魏鄭公勸行仁義之功淳化成平之治亦曰
公忠諫之力雖不登庸丞弼而嘉謀嘉猷惠於生
民固足以爲一代寶臣矣廡聞諸縉紳先生論國
朝人物以謂有古遺直之風必以公爲稱晉竊嘗
欣慕焉歲丁丑自箕隗將適吳粵稅駕荊州獲從
公之曾孫世德新作南堂謂廡曰臧孫達所以有
後於魯者以其君違不忘諫之以德也衍生世晚

不逮事大王父而餘慶所被幸有位於朝惟是臣子之職不敢不勉蚤夜汲汲冀弗爲門戶羞又期我後之人必紹前躅故名是堂曰濟美誠欲如十六族之才能世濟其美不隕其名也廌曰元凱之賢非唐虞之世亦未必能成其功何哉異時功臣之世豈皆泯滅無聞苟非逢年遇合則欲自振起厥路無繇深可太息况夫自求禍自速辜除其國圯其族輟其軀醢其肉鬼無貪血家無炊火者乎今聖神在御孝治之化形於四海其於名卿之裔方且求是似之實而左右之以舉象賢之典世德乃能飭武砥礪欲世世承承濟司徒公之美於無窮則君臣之義篤於朝子孫之孝成於家顧不偉哉愚載曰天下治安世臣之裔能踐脩先烈以世其家太平之盛節也

唐州北陽縣新學記

待民以厚可以化薄待民以薄無復歸厚古之君子將臨其民也必敬之愛之以謂皆賢人君子安吾之教令而同期於治其心旣平其怨旣廣其民

心親而化其道借有不若者惟其哀矜而不憎怨
不忍陷之於辟聽其自遷於善於是雖有偷薄可
變於厚蓋所以待之者主於厚之也若乃將臨其
民先儲威怒之意欲嚴刑峻法以刈制之故其伎
惡忍恚之心無所往而不逢民固不勝愈趨於薄
然其政亦勞蹙而無成欲以求治不以悖乎蓋所
以待之者主於薄之也

襄州光化縣里修縣學記

飲則祭先酒食則祭先飯一飲一食而不忘報其
先矧脩身治民可忘先聖人乎孔子載道欲濟天
下而時君不能用故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之實不
試於當年然金聲玉振之德發乎一身形於萬世
萬世之下六合之間如天地之覆載如日月之照
臨尊爲王公卑爲庶士皆仰之以爲師大而治天
下小而治一已凡進德修業者皆資之以爲法蓋
人無貴賤莫不爲其徒事無巨細莫不用其道烏

有爲其徒而寢廟之奉不虔用其道而教化之宮不飭者哉浮圖老子之道敢與吾聖人抗衡則以習其說者皆能嚴其居尊其師故塔廟參差錙黃雜遝彌滿天下孔子弟子乃顧學校廢興愬然無心可無愧乎

寶籍堂記

元龜象齒大貝南金世以爲寶是惟難得之貨天球河圖和弓垂矢世以爲寶是爲希代之珍然連城之璧開秦趙之隙照乘之珠召齊魏之難文仲

以居蔡獲譏虞叔以懷玉賈害故君子之寶實平可貴之道夫傳道以文六藝之書百氏之學歷世之史諸儒之作輯以簡編著之載籍天文之奧此其蘊也其蘊可索也理義之妙此其旨也其旨可求也治亂之端此其迹也其迹可視也言行之實此其効也觀其文以味其言得其原以言其道精微要妙藏於一身而無餘周於萬物而不足克之可參於天地勉之可至於聖人糠粃緒餘者其實足以齊事業其華足以成藝文大焉以之潤色鴻

烈小焉以之緣飾吏事奚在藏之韞櫝玩之掌握
然後謂之寶哉

濟南先生文粹卷四終

濟南先生文粹卷五

明 武林胡茂樸校閱

贊

藺相如贊并引

戰國之所謂君臣何足道哉交際不以道以勢進退不以義以利聚而爲上下散而爲我爾頃刻間爾朝爲上卿暮爲逐客刑於此相於彼恬以爲常吁可哀哉於是時始終一節忠貫金石有若大夫者不其偉歟天下傾府庫捐重寶獻土地質子女

以餌秦秦貪嗜無厭奴隸列國唯唯奉承甘爲臣
妾趙之於秦僅北支郡宜其吞聲飲憤以媚意愛
聊緩誅咎國有君子義不自衰以小抗大以弱拒
強終爲敵鄰嗚呼當太平盛治之世六合爲家大
夫之迹不可徬也以大夫之心推以事君可師哉
過澠池之舊墟想當年之高會雖非長卿之才亦
有平生之慕因作贊曰

鐵可折白可涅大夫之節身且潔玉可攻金可鎔
大夫之忠直而恭秦方虎趙方鼠秦方斧趙方狙
復而恐狠而陳威蓋岐雍大夫之勇懦以剛變禍
以福轉功踰百戰大夫之辨曹沫劫盟計窮安出
侵疆雖復齊仲魯誦荆卿復讐嗟哉鄙夫昔耻未
刷燕已爲墟斬優備武夾谷相盟大夫慕此有茲
令名舞陽橫眉毛生奉檠聊効萬一猶有可觀竊
食太倉孰非事君邇來寥寥獨無斯人嗟余之生
在於歲後雖慕景行有志未就行邁靡靡軻車澠
池大夫閔余有以相之

師友談記

講擬人必於其倫

太史公嘗講禮曰擬人必於其倫先儒之說謂擬君於君之倫擬臣於臣之倫臣以謂此特位而已擬人必以德爲貴桀紂人君也謂匹夫爲桀紂其人必不肯受孔孟匹夫也謂人君爲孔孟其人必不敢當

范太史講禘烝嘗而曰祭之本在民

太史公講禮王制曰禘烝嘗此祭之名天地社稷五祀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因國之有其地而無主後者此祭之事禘禘禘祭之類此祭之禮然非祭之本祭之本諸侯得一國之歡心以事其先君天子得四夷之歡心以事其先王者是也夫犧牲幣帛粢盛酒醴皆出於民力古者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凡以祭之本在於民而已

范太史講司徒明七教

又講王制司徒明七教以興民德曰夫以身率於上而効之曰教教之於治雖甚迂濶然古之言治者必以爲先放勳曰勞之來之輔之翼之又從而振德之舜舉八元命契孔子曰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耻且格秦任刑罰不務德教故不旋踵而覆漢承秦弊初以法治天下惟賢臣賈誼董仲舒嘗言之文帝能聽賈生故斷獄數百幾致刑措武帝不能聽仲舒故斷獄數萬幾致敗亾唐太宗初亦不以教化爲意惟魏鄭公勸行仁義四年之間遂至大治然則爲治者不可不先以教化爲本也

范太史講王制不率教至於屏之遠方

又講王制不率教移左鄉右鄉移之遂不變屏之遠方曰臣以唐虞之學不過有朴作教刑與撻以記之雖周禮至詳至悉亦無流放之刑此當是商之法湯制官刑儆於有位其用法甚嚴爲太學養士之禮旣重則不率教之罪責之宜不可輕夫命三公九卿大夫皆入學至於王親視學皆不變被以九年之間而不能自遷於善是長惡不悛弗順

漢南文粹 卷五 四
教令者也屏之遠方斯亦不足卹矣然王爲之三日不舉豈其意哉成湯伊尹相與維持天下之法其嚴密如此若夫周之法則以寬仁爲主雖霍叔同管蔡之惡亦降於庶人者三年而復其國非若商政之峻也商尚質周尚文商周之法皆欲人之爲善而已

子由論學有大小不同

門下先生蘇公子由嘗論孔子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又曰女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又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又曰管仲之器小哉又曰小人哉樊須也又曰硜硜然小人哉所謂小人者非世俗所謂無禮無義不仁不智之小人也以其所知所能行皆小者近者非大者遠者禮樂射御書數凡形器度數之內其粗迹而已若夫君子聖人則所知所能行皆

造道德之妙非形器度數之所能盡此其所以爲大也詩有小雅大雅所言皆聖人妙道德性所以立道所以立政其變雅者不能而反之者也此皆所以爲大也蓋小雅變雅所言王者政事治天下之法能與不能而已舉此求之則其類自見今詩之篇有曰大明又曰小明小宛小昊小舟之類皆因雅而爲言皆當時並有小大之名其不見於經者或刪定或已亾之也

子由論史記

史記作商紀記紂以西伯昌九侯鄂侯爲三公九侯有好女入之紂女不喜淫紂怒殺之而醢九侯鄂侯爭之強辨之疾并脯鄂侯西伯昌聞而竊歎崇侯虎知之以告紂紂囚西伯美豎作周紀記崇侯虎譖西伯於紂曰西伯積善果德諸侯皆嚮之將不利於帝帝紂乃囚西伯於羑里閔天之徒患之乃求有莘氏美女驟戎之文馬有熊九駟他奇怪物因殷嬖臣費仲而獻之紂紂大說曰此一物

足以釋西伯况其多乎乃赦西伯賜之弓矢斧鉞使西伯得征伐曰譖西伯者崇侯虎也視此一事書所因之事不同然崇侯以文王歎無罪殺三公而譖之逢君之惡也忌文王脩德而不勸紂之改行長君之惡也在崇侯皆爲有罪矣豈太史公欲玄見乎紂喜閔天之獻釋文王之囚乃許專征伐復告之曰譖之者崇侯虎也其意蓋欲文王甘心焉然文王遂伐崇以討其罪自古人君之惡無烈於紂然崇侯虎之罪竟不能逃其刑小人讒譖賢人君子於盛明之朝而欲逃責難矣

范太史講月令

太史公講月令問題凡數千言備陳歷世避陰陽爲政事之迹與魏相柳宗元之說反復甚明前世論時令者莫能過也且曰儒者多言不必從月令政時令論立說誠有以破漢儒附會災異之弊然洪範以五事應五行有休徵咎徵符契甚明後之人君不可不爲鑒也太史公講月令問題曰行春令則云云者人君更政令非天之時氣也故此之

時必當行其本時之令以順之若逆之則五行相尅之氣隨類來應如人五臟相勝則有受尅之處其不和之氣自來爲病也今人見時之氣寒燠非候曰行某令行某令者非也應在元祐三年省試策問有魏相時令者應之所對大略與太史說同但其卒曰王者應天以實不以文故人和而天地之和應不必法其繁文末節但時和歲豐家給人足則便爲太平之實若求夫朱草生鳳凰至等瑞皆漢代君臣不務本而區區尚其虛文也漢之好復古者無若王莽而劉歆又以儒術緣飾之奏祥瑞作頌聲者甚衆有益於治可救其亂乎詞多不能詳姑記其大槩昔旣不做何必道乎

師友法言

經史繁簡不同

左氏傳春秋二百四十二年其書止十九萬言太史公史記上自黃帝下至漢武三千餘年止七十七萬言而班固漢書十二帝間二百三十年乃一百七萬言雖稱良史善叙事至於案牘之文卑陋之

事悉皆載之其失春秋之旨遠矣春秋蓋二萬言而已

歐陽公五代史得春秋之法

歐陽公五代史最得春秋之法蓋文忠公舉春秋於胡瑗孫復故褒貶謹嚴雖司馬子長無以復加不幸五十二年之間皆夷狄亂華君臣之際無赫赫可道之功業故也

史記譏武帝

司馬遷作史記大抵譏漢武帝所短爲多故其用意遠揚班固之論不得其實見班固司馬遷傳秦皇帝本紀皆譏武帝也可以推求

史記得詩春秋之義

史記其意深遠則其言愈緩其事繁碎則其言愈簡此詩春秋之義也

陳省副文集後序

不朽有三曰立德曰立功曰立言有一於斯可以

無愧於後世其德可尚不必有功其功可紀不必有言其言可傳不必其人之賢也况兼善而有之者乎

濟南先生文粹卷五